

温瑞安经典武侠小说十年修订版

「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

温瑞安◎著

CHAOTIAN  
YIGUN  
上

# 朝天

# 棍

武侠宗师温瑞安闭关十年精心修订  
中国内地唯一授权简体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温瑞安经典武侠十年修订版

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

温瑞安

◎著

CHAOTIAN  
YIGUN

上

# 朝天



# 棍

广西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朝天一棍 / 温瑞安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6.6

ISBN 7-219-05613-3

I. 朝... II. 温...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8022 号

总 监 制 彭庆国  
图书策划 符马活 李师江 吴 又  
责任编辑 杨 冰 李 洁 郑 洁 马妮璐  
特约编辑 叶 浩 何包旦 吴新兰  
封面绘图 BENJAMIN  
封面设计 80 零·小贾

## 朝 天 一 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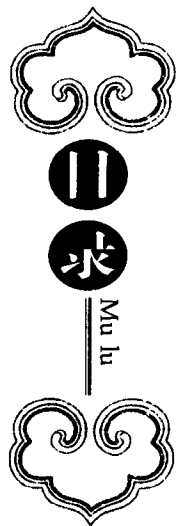
CHAO TIAN YI GUN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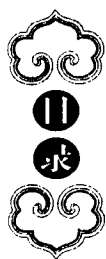
作 者 温瑞安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政编码: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980mm 1/16  
字 数 650 千字  
印 张 31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9-05613-3/I·905  
定 价 45.00 元 (上、下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102	079	067	046	035	023	018	017	011	007	001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第一篇	前言	「说英雄，谁是英雄」总序	总序
一趟受诅咒的劫法场	霹雳手段	血染破板门	血洗菜市场	今晨有雾	一张弓和三支箭	怕冷女子	他的掌	英雄见惯亦平常		武侠小说



	240	239	202	169	120
温瑞安· 武侠是一场不朽的梦(王京生)					
附录					
第十章 与世有争					
第九章 四大皆凶					
第八章 无依的舞衣					



## 总序

### 武侠大说

我是为他们祝愿而写的，为兴趣而坚持的。

小说，只是茶余饭后事耳；

大说，却是要用一生历练去写的。

国家不幸诗人幸，因为有写诗的好题材。有难，才有关。有劫，才有度。有绝境，才见出人性。有悲剧，才见英雄出。有不平，才作侠客行。笑比哭好，但有时候哭比笑过瘾。文字看厌了，可以去看电影。文学写闷了，只好写起武侠来。武侠小说令我丰衣足食，安身立命多年，但我始终没当她是我的职业，而是我的志趣，也是我的“有位佳人，在水一方”。我始终为兴趣而写，武侠是我当年的少负奇志，也成了我如今的千禧游戏。稿费、版税、名气和一切附带的都是“花红”和“奖金”，算起来不但一本万利，有时简直是无本亿利，当感谢上天的恩赐，侠友的盛情，让我可以继续做这盘“无本生意”。我用了那么多年去写武侠，其间断断续续（像前五年我就几乎没写多少新稿），且故事多未写完，例如“四大名捕”故事，但三十几年来一直有人追看，锲而不舍，且江山代有知音出，看来我的读友，不但长情，而且长寿。所以，我是为他们祝愿而写的，为兴趣而坚持的。小说，只是茶余饭后事耳；大说，却是要用一生历练去写的。

我的作品版本极多，种类繁复，翻版盗版夹杂，伪作假书也不少，加起来，现在手上存有的至少有两千一百多种。

必须表明，这些版本还真非刻意找人搜寻查找的，而是在旅游路过时巧遇偶得之，或由读者、侠友顺手购下寄赠为念的。沧海遗珠的，肯定要比存档列案者多，而且还多出很多很多。很多版本，跟我这个原作者，不是素昧平生，就是缘怪一面。

我确是写了不少书，根据我的助手和编辑统计，大约不少于六七百本，那已是相当“多产”的了，不过，怎么说也未臻近乎两千本那么“可怕”。我之所以会有那么多部作品，当然是因为自己还算写得相当勤奋之故。勤奋，是因为投入。当然，投入的动力，是来自兴趣。不管如何，能有近二千万字的作品，出书逾六百部（版本计算），题材包括了：武侠、侦探、文

评、杂文、社论、剧本、言情、魔幻、新诗、散文、札记、访谈、传记、影评、书评、乐评、术数、相学、心理、现代、技击、历史、象征、意识流，甚至反小说小说……也算是有点规模了。拿这样的篇幅，还有这般的字数，比照我的年龄（我是一九五四年元月一日出生，普天同庆，聊为一晒），折合一下，还算是笔耕维勤，夙夜虔懈。肯定是吃草挤奶，望天打卦。既然世道维艰，人情多变，我只八风不动，一心不乱。一支尖笔也许走不了龙但总溜得了蛇，成不了大事但也成得几首小诗，万一吃不了总可以兜着走，没法描出个惊天动地的大时代，绘出张锦绣万里的大前程，但在方格与方寸之间，拿捏沉吟，总还能在穷山恶水之地扒搔出一幅黑山白水的诗与剑的江湖来（我仍坚持用笔写在纸上的那类作者，别的事可一向坚持与时俱进，唯摇笔杆子跟狗摇尾巴一样更能表白心情，更为直接且有共鸣）。这点我总尽了点力，点了几盏荷灯，也许，有人在星河间用超级望远放大镜一瞄，这也能幻化成一道侠义银河来。

可是，读者多是读者快，不知写者苦，作者作者，是一字一笔地去寸土必争地创作出一个小小世界、漫漫苍穹、漠漠江湖来的独行者。所以，嫌我写得太慢、出书太缓、续作太久、等得太心急者多。急起来难免催，催起来难免有气。前文已说过，我写的决不算少，更不算慢，近年来虽然养未“尊”但下笔已然“悠”了些，加上还有自己的投资和生意、事业要料理，而今写下去只为了要给读者“续完”这个强烈的使命，以及还有不因岁月流逝而泯灭的对武侠和创作的兴趣与热情。人生在世，红尘若梦，余波未了，续稿可期。我用此心志来续完我所创作的江湖人物、民间侠客的大结局。

我的作品之所以如此多而庞杂，不仅是因为文类多，连非文字出版的种类也多。如果加上十六部以上的影视作品，还有相关的衍生作品和事物，例如电玩、漫画、连环图、评点、网站、论坛等等，还有即将推出的动画、网游、公仔人形、信笺图像等相关新鲜玩意，类型之多，衍生之奇，大部分我自己都未曾看过、翻过或玩过。光是这些同道戏称为“温派衍生的事物”，加上千百计的不同书版，使得我几个住处：“一点堂”、“黄金屋”、“侠客楼”等处，大厅的书柜和摆设橱，已突破爆满，难以承受，拥挤颀颀，不过，从而又影响、扩大了读者的范围与层面，寰宇频生新事物，心随鼎故速转移，那是随遇而安的温瑞安了。

一个人一支笔（当然换了无数支新笔）占了真假伪盗翻逾二千本书，当然写得早也很重要。我早在大马小学时期已发表创作，初中已开始编期刊杂志，中学毕业时已出书三册，显然当时那儿的华文出版气氛环境绝说不上太风调雨顺。不过，也因为个人早年辗转各处，浪迹天涯，结缘下来，文字加图像版的“四大名捕”，也从泰文到韩文，英文到日文，巫文，以及新马港台澳等不同版本，光是中国台湾，推出过我书的就有三十几家出版社，在港也有近二十五家。由于港台新马等地出版风格和读者口味、销售方式并不一致，所以，在包装、行销和分册上很有些不同，例如台出书大可六至八万字为厚厚一大册，在港有时专供书报摊、地铁店的每月小书，则三四万字亦可独立成册，像“少年四大名捕”（一九八九年）就是占激流之先，日后效仿者众。因此在计算书本数字上，也占了不少便宜。不过，港台二处加起来，还不到我在中国内地的翻、盗版本的五分之一。

问题就在这儿。



大概在一九八七年我的“四大名捕”故事系列在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推出以来，翻版、盗版多不胜数，版本良莠不齐，哪怕是授权正版的也未予作者或本人任命的编辑修订更正，盗版假书，错漏百出，更惨不忍睹。就算是授权版本，也是一九九四年校订的，之后有的作品曾经五六次修订，因部分出版成品罔顾作品的重要性，而又蓄意省却作者那区区版税之故，作品绝大部分已是十余年前版本，把近年我多次修订和增删，尤其在作品背景和创作人物秩序上的颠倒、错舛大幅度更正的心血，完全白费。而且，近年来发到网络上去的版本，就是根据这些错舛百出的版本，以讹传讹，变本加厉，以致一些涉猎比较不广泛，未与港台版本比较过的有心但不太有耐性的读者，为我指斥百般错舛，实则大抵已修正，更是有苦难言，那种所谓“温瑞安武侠全集”（通常还加上“亲自授权”、“最新”、“修订”等字眼），不时在每个地区、每隔段时间，在不同的书市，冠以每一个响亮但可能并不存在的出版社名目，都忽如其来地呈献一套，每每一套十几二十部到三十来部，久之蔚为大观，就算不刻意收集，手上也存有六七百册不等，终于使我那座连营曲伸措叠大书架柜子都再也挤不下了。中华锦绣，地大物博，人才济济，洋洋自得，卧虎藏龙，十面埋伏，书山字海，皓首穷经，要买正版，大抵勿搏。

一直都有出版商催问重出“温书全集”、“温瑞安武侠精品”一事，也一直有“未经授权”但却声明版权在握的翻印盗版翻个七重天印个日月新天，我还真有点兴味索然，因大气候号称文明昌盛，重视原创版权、精神文明，但小气候依照这个“盗版”实太狂，我还是消极作风云笑看，新书写了也不拟出关。

直至遇上了出版人符马活。

这个人，强，爽快，有力，言而有信，有侠者风，用经营企业的目光来处理文学，以战略手段来推动武侠，而且他尊重原创，正视修订，不惜工本，动用大量人力，一再改良他的校订样稿，而且他跟我意念一样：把文学还给民间，让民间连接文学。我觉得他的手法，只一个字：活！于是我决定先交修订版的《说英雄，谁是英雄》，给他一试手段如何！

这可以说是近十年来，在内地第一次推出的我正式修订过的小说系列，并特别谢谢叶浩、何包旦全程跟进，去恶、梦商诸子在局部上的用心校订。当然，修订不等同完美，只是减少了若干重大错误，相信错失依然难免，仍请方家指点。而且我平生从不追求完美，但从不放弃追求美。

我到今天，依然为读者而撰写，为知音而创作。有读者认为我高深，其实我只愿曲妙和众。有读者以为我通俗，但我一向以为能善用通俗就是一种不俗。有人觉得我的内容有点残酷，但我只借武侠反映现实，而现实明显要比武侠世界残酷。有人觉得我的语言太诗化，但我本就是想把诗与剑结合，化佛道为禅，融儒墨为侠。有这么多深情的读友，甚至是四代同堂的读友一致维护我的作品，那是我的殊荣；也有新生代80后乃至90初的读者，建立了那么多的网站和在杂志上发表那么多精彩的文章来砥砺我，这是我的荣幸。但哪怕无人肯定，像我这种人，写这种作品，走这种路，坚持那么多年，哪怕没有掌声，没有喝彩，我也一定会天荒地老地走下去，我的坚持依然作怒目金刚，我的信念仍然是低眉菩萨，我的武侠

依然似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止戈一舞。

时空流转，金石不灭，收拾怀抱，打点精神。一天笑他三五六七次，百年须笑三万六千场。武侠于我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作为作者的我，当年因敬金庸而慕古龙，始书武侠著演义，已历经七次成败起落，人生在我，不过是河里有冰，冰箱有鱼，余情未了，有缘再继续而已。

稿于二零零三年六月四日端午。

重校于二零零四年七月中旬：“小楼温派会京师”大聚之时。

删修于二零零六年年初《少年无情》45集至64集登于《今古传奇》发表告一段落及期间风波时期。

重新增订于二零零六年四月中旬将“安静小筑”仓库迁至深圳“多本营”时期。





## 『说英雄，谁是英雄』总序

失意泰然，得意淡然说英雄

怨去吹箫，狂来论剑；

若无新意，不能代雄。

“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肯定是我写作生命里漫长的小说，也是我的武侠作品中除“四大名捕”和“神州奇侠”两大系列外，最受读者关注和支持的小说。

我在一九八五年因香港《东方日报》社长周石先生约稿而开笔，《东方日报》是香港第一畅销大报，当时周先生就说过：“创刊数十年来从不连载武侠小说，今向你约稿是一个‘破例’。”所以我也用一个“破格”写法，结果反而建构了一个大家常称之为“温派江湖”来。

二十年来，此书断断续续，续续断断地写，断了再续，续了又断，持续写成了八部：

《温柔一刀》

《一怒拔剑》

《惊艳一枪》

《伤心小箭》

《朝天一棍》

《群龙之首》

《天下有敌》

《天下无敌》

加上计划中和撰写中的两部：

《天下第一》

《天敌》

总共十部，整体接近500万字。

十部书在“江湖上”，温派读者多简称为：“刀”、“剑”、“枪”、“箭”、“棍”、“首”、“有”、“无”、“天”、“敌”，相当简明好记，都是以手指月、直见性情的要害字、关键词。

至于为什么写得欲断欲续，答案可以虚拟为：在这个时势里，一个自立于世、独力创作的自由作家，要完成自己一个宏大心愿，完成一部“巨构”（不等同“佳作”），难免要懂得以战养战，迂回作战，甚至要以进为退，且战且逃，有时还得要秣马厉兵，休生养息，敌进我退，敌逃我追的“战略”，方才可以“自力救济”，完成夙愿。总之，还得要斗志不死，遇挫不折，遇悲不伤，持志不懈。不是专业从事写作的人，不在海外华人地区渡过六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的朋友可能无法理解，只能臆度。这过程当然不易，但个中别有激趣。更好玩的是，当有论者要过来牵着你鼻子走的时候，你只好伸给他一头他拉不动的大象鼻子；当有评者看不懂你的意图之前就贸然上来努力表达你的作品今不如古，你只好装傻扮懵告诉他：武侠各花入各眼，岂可一论盖棺“金不如古”！

只苦了真心诚意期盼的读者，着力期盼，漫长等待了这许久。

如今“说英雄，谁是英雄”这系列，已修订了五次，前后十数年，内地修订版，交于符马活、李师江策划制作推出。有太多朋友问起我为何独交“驹马”（而不选呈“天子”？再奉“皇后”？结纳“公主”？）？答案也许非常简单：符先生原来是位诗人，而我，熟悉我过去的都知道，我在新、马、台均先以“诗”闻名而后写武侠的。据小说家李师江告诉我，以及文迪的说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在中国内地，“诗人”这名词和群类，给人留下极坏印象，不但冒牌者多，可以基本上就从事泡妞、打架、流窜、作案等活动，跟地二十一世纪的MBA一样，成了一个骂人的词，例如：“你他妈的诗人，全家都是诗人。”看来，在内地，有时候，“诗人”就跟“流氓”差不多。不过我听了一点也不惊讶，甚至无动于衷。因为我在我家乡——马来西亚霹靂州美罗埠在六十年代初中时我就已是“诗人”了，在当地视同“傻子”，到八〇后香港，在金钱挂帅的社会，一向视“诗人”为“疯子”。或者是“失意的白痴”。我已习以为常。

不过，诗人也有好处，爱其所爱，恶其所恶有果报，总是七情上面，但又一意孤行，以一贯之，雷霆一击，进退如一，行军布阵，打牌打机，断背渡江，喝酒唱K，乃至做生意玩股票炒楼盘，自由行和拍电影搞出版，也多如是，一是一，二是二，三是五岳三山不回头，是以意气相投，一触即发，一拍即合，一往无前。我和驹马，大抵如是。成则他当驹马而快活，万一不成，顶多他（肯定也是他，不是我，我各地区、国家版本毕竟多，恐龙蛋基本上不放在同一所博物馆里）赴马（来西亚）发展去吧。

我认为我们两个“白痴”加在一起，不管放不放光和热，仍意兴相投，适合做些“情投意合”的事。另外，谢谢前期曾对温书编校作过努力的萧梦商、雷去恶，与近期付出莫大心力修补温书的方梦石和钱跌跌，以及一直二十年以来的多年实实在在真真正正有始有终地为温书执行编校修订的叶浩和何包旦，还有我妻静飞如静中飞踢的支持激发力。

生命短暂而可贵。我不可能再写比这更长的小说。没有英雄的地方，是寂寞的地方。然而期待英雄写英雄故事，是因为爱憎英雄，看英雄小说，是因为期许和关爱英雄。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年少就已立志，要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写一部书。从多年前自己在生命中激扬奋发、大情大性时执笔，守到今日心境上的得意淡然，失意泰然，在命与运

的体验中不断“体悟”与“追寻”，个中曲折，遭遇奇情，在在都历历记载于这部英雄小说里。  
怨去吹箫，狂来论剑；若无新意，不能代雄。

稿于二〇〇〇年六月十四日；静飞终于重临香江。同日“大猫”惨歿哀痛极。

校于二〇〇〇年四至七月；眼疾割切治疗期间。

修订于二〇〇六年四月；转由《民间文学》刊出《温说八道》与连载《游侠纳兰》。



## 前言

### 英雄见惯亦平常（温瑞安）

假如写出来的东西，还算有一丁点的新意、善意、真意和情意，那就已喜出望外，喜不自胜了。



我从一九八五年开始写“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之第一部：《温柔一刀》，一九九三年写到第五部：《朝天一棍》，估计这部书停停写写，总共至少要花个二十五年。

十年辛苦不寻常。

人生没几个十年。

更何况二十五年！

英雄见惯亦平常，何况是写了二十年“说英雄，谁是英雄”的我，多少个白昼子夜、桌上灯下，故事里的“英雄人物”：王小石、苏梦枕、白愁飞、方应看、米苍穹、雷损、狄飞惊、温柔、唐宝牛、方恨少、雷纯、朱大块儿、张炭、雷媚、罗白乃、三姑大师、诸葛小花、天衣居士、元十三限……这些人分别在七情六欲、爱恨嗔痴的情节起伏中表现了自我自私，但也各有其“英雄”的一面。他们伴我多少次披星戴月地浪莽江湖行，陪我多少日子随缘即兴地任侠道遨游。这些年来，我已从上一个“大惊变”中艰苦守候终不致落空，拥有了真正的“身心安定”。但不能“久安于室”却能安于现状的温瑞安，除却仍在白纸黑字间翻山越岭、寻章擷句地去写我的江湖闲话之外，在现实里也一样不放弃在黑山白水、天涯海角的长路上，呼朋唤友地去共谱我生命时空里的起落浮沉。故此，不但走遍山路，也交了不少好朋友。其中亦有不少奇情乐、英雄事。也许这样，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幸福和顺境时发现的美容易流于虚幻，不幸和苦难中寻获的美往往能够永恒——到头来，笔下“说英雄，谁是英雄”里最接近“英雄”的人物，只是个“布衣”（平民）英雄——小石头，他本身的愿望只想当个“小老百姓”，当时这在意念上却是十分“反英雄”的。

由于这“说英雄，谁是英雄”故事初写在香江，大约在一九九二、一九九三年开始在内地登场，引起了热烈反响和相当的轰动。许多内地的读友迷惑不解，乃至追询出版社